

内賜

懲必錄

四

廿九

懲心錄卷之六
辰巳錄

辛巳庚辰



馳啓賊兵形止及請抄發軍卒馳抹平壤

狀
壬辰
六月

賊兵形勢及唐人接待發送事昨已馳啓矣倭賊自昨卯時連續出來其數不在千餘人分運迭出馳務爲往來若將渡江之狀多放鐵丸終日相持我軍乘船相戰射中數人臣與斗壽命元等同在一處詳觀賊形其長技只是鐵丸用劍而已我軍若射矢則輒奔走遠避以此觀之若得紀律之軍與之相角則恐

亦不至於難制唐兵出來一刻為急以夜不收所言
觀之唐將似已入我境自前唐官之來雖平時皆有
迎慰接伴之禮况今則大將統兵來救事體嚴重義
州江上迎接之事使尹根壽為之中路亦當使大臣
奉 國命以謝遠來之意因陳事急望救之情然後
事體為穩而救援却賊之事庶或及時臣既受 命
接待不可坐待其來茲與斗壽相議欲馳迎于中道
若相遇則所當少設茶果於始見之處而到處官府
下人盡散不成體貌極為悶慮且賊兵逼城已數日
而水上下淺灘把截軍兵單弱太甚安危之幾僅存

呼吸唐兵來到尚遲數日此處添兵之舉尤當急急
措置不可少緩臣路遇散卒數人隨即入送因欲廣
行招集以赴而一路無人難以如意肅川安州以下
諸邑潰散軍士無遺抄發急時馳救事 朝廷耳別
遣宰臣一人急急處置唐官處告急文字亦連續馳
報使無稽延後時之悔

馳啓見唐人問答緣由因奔問 起居狀

六月十三日

今日十二日夜追來唐人八名自平壤馳到肅川十
三日發向義州臣招致絕騎一人問賊兵形止則答

云賊兵數本不多其中亦多假設疑似之兵以惑人見如持旗幟之類皆是不中用之兵若我兵聚集乘夜掩擊則可以一舉蕩滅云臣對曰甬言正是正是倭賊當初原不敢與我軍相敵只緣民不知兵已二百年猝然遇之不能抵當望風奔潰以至於此今兵迫城下已累日城中望救一刻甚急未知天兵當於何日到此摠騎答云十日十一日間應已越江因言援兵之來本不當遲緩而義州節制使多般搪塞哨探之人我地方官甚以為非云奮臂扼腕言之不已臣答云本官不識事體有此違悞國家欲拿鞠論

罪而以兵事方殷不能易置邊將姑待事定後論罪云則答曰何至於拿打因即辭去臣又聞唐人於一紙圖畫平壤地形及賊陣形止持去云昨日夕時林世祿又率唐人十五名馳到安州更報哨探於平壤今朝始見所贖咨文則有題請擬議之語兵期遲速似難料度臣不勝悶迫問世祿曰平壤受兵已久留陣將官方極力把截但水上下淺灘甚多賊狡計百出萬一偷渡繞出城北則勢甚危迫未知天兵幾日當到此答曰前去夜不收已探賊情而去軍馬當即越江俺回路當遇於定州等處臣因致往來勞苦

德安錄卷之六
三
慰謝之意而退大槩竊看唐人辭色自初雖聞我國被倭賊來侵而不知虛的其後南邊郡邑以及都城連陷於旬日之間頗致恠訝且又事勢則甚急而告變請兵之事率多稽緩義州又復多費辭說搪塞來探之人別無泣血奔走倉黃迫切之狀故雖云發兵相救而終以事情為設致此遷延此事理之巧固然者且唐人累問國王何以又為遷避臣令譯官對以賊兵迫城羣臣請以出避而將官率兵督守保無踈虞云答曰知道矣惟是一路郡縣人吏頑甚且逃去殆盡唐人飲食及飼馬草料多不接濟唐人時有慙色

發於言語此於事機體極為關重臣戒勅守令使之十分盡心而猶未如意前頭大兵之來調度支供益難成形臣尤為悶慮且臣之愚昧何知兵事但連日在城中詳觀賊兵形勢極有可乘之機若得援兵來到合力齊舉則可無不勝之勢而大加移蹕之後民心不甚搖動軍士各自致力此亦恐是天意江邊潰散還歸之卒及他未發之士勿論多少節次添入為當傳聞黃海道海邊居民亦多相聚剽掠別無統屬其數甚多云亦須別遣一人急速招集以添軍數或以海州牧使李泰亨為其道節度使俾令收集

散巨鎮守列邑如白川延安安岳文化海州許多海
邊之邑賊兵皆所未到 朝廷嚴勅守令毋得如前
奔避以待賊退時合勢追截之計亦為今時之急務
矣謹遣從事官辛慶晉奉狀馳 聞且奔問 起居
遣從事官辛慶晉起居 行在狀壬辰六月十四日
臣今日在安州謹具狀 啓一道並唐官林世誅所
傳遼東咨文令從事官辛慶晉馳赴 行在于寧邊
同日申時慶晉還言 大駕已離寧邊道路傳說未
定處所不得已還來云臣北向痛哭五內震裂即當
隨赴 行在但遼東咨文必須劃即回荅付送于唐

人還去之時事甚急迫不可遲緩更令辛慶晉再問
進去前封書狀并為上送因以假問 起居

馳 啓平壤賊勢狀六月十六日又在嘉山江亭時 大駕及博

臣到控江亭路逢潰散之卒絡繹於道問其緣由則
昨日夕時賊自王城灘偷渡兵使李潤德先走江上
諸陣兵皆潰散云極為驚駭平壤城中若被圍則外
無援兵事甚危迫且士兵可用之士如皆散去唐兵
雖來形勢不接難以成功義州宣川等處逃散之卒
臣令軍官時方招集他路散出之兵願分定朝官急
期收召悉赴於唐人來到之處而 行在駐處亦

從長計議急速處置庶無迫逼之患

林畔驛唐將分付李賞事及路逢忠清道書

狀陪持人上送發遣從事官洪宗祿者守龜

城倉穀狀 六月

臣昨日留金命元李元翼兵使李潤德守定州與防
御使李賞同行到雲興乍候唐人皆已還去日後時
到林畔初欲請見唐將伏聞 車駕已親臨面議臣
追到言辭曲折恐致重複還有未安之意故令譯官
只通李賞姓名以為平壤留障將帥欲親陳賊勢且
聽老翁約束故來兩將答云賊勢吾已詳聞將帥離

陣出來則軍士將解散無留見我即還去整軍以待
可也既而史遊擊招通事密語云吾不議於戴參將
獨通于摠兵官請簡精兵三百直到賊所若報可則
吾當馳進汝國將帥亦極擇精銳以待吾行嚮導可
也李賞終不得見今曉還赴定州而他餘諸將之分
散者如李錡李薦邈無形影監司宋言慎以本道總
率之官亦由他路以去時在定州者手下無一軍卒
拱手相視計無所出自 大駕西行漸深道路流民
十五為群如失家之狗無所係心強者搶掠弱者奔
避數日之內將盡為亂民所見悲慘臣之昧慮只有

叩心推膏求死不得而已臣路逢沔川鄉吏自言持
忠清監司 啓本欲達 行在而間開水陸足腫難
行臣令帶率下人有馬者寧去馳送狀啓之事雖未
的知而漢江以南忠清全羅郡邑尚皆完全慶尚左
右道郡邑除賊所經過者外皆為我土黃海道海州
等邑亦未蕩敗壯道開東依舊而今華 天兵來救
若將士協心與之合力似不至於無可奈何但國綱
蕩然寇賊未至之處守令爭先逃去散失倉穀傳聞
江邊近處如龜城等邑亦已如此唐兵雖來事無可
為臣從事官洪宗祿曾在龜城詳知其處之事故事

急未及 啓稟從中路發送使之馳去曉諭人吏堅
守倉穀以待調發云云

所串驛陳運糧便宜及請咸從校生崔忠國
等褒賞勸狀七月八日

臣昨日病甚不能遠行艱到所串今日待病勢少歇
將向良策道路應行之事已為移文再三知委且令
從事官辛慶晉先去料理臣隨後點視計料大抵自
義州至寧州糧料雖有計措置僅可支給四五千兵
馬之食萬一 天兵多數越江而盡出此路則支持
之事極為可慮臣路中因下人聞由義州至朔州徑

龜城茶川出於博川亦通行大路而朔州龜城軍糧最優如唐將必欲分路則此一路可以指導但山谷之民猝聞唐兵至不無驚懼逃散之弊朝廷各別詳審利害處置為宜也臣路達咸從校生崔忠國鄭彥龍郭基崔繼漢等以本處民情願聚軍討賊為此欲陳疏進行在其意可嘉聞三縣等處已合之兵數過萬餘云人心如此賊滅可期但大眾已集而節制無人則恐難成功甚為可惜亦須急急區處忠國等亦當略施褒賞以聳動人心云云

請遣宰臣一人收拾平壤以東軍兵狀

平壤以東成川祥原江東慈山順川殷山价川寧邊熙川雲山寧遠德川孟山等地號令不通守宰逃散收拾之事一刻為急使有智慮宰臣一人不分晝夜馳去召集軍兵出於平壤之東而大兵從北面感之因及時傳諭于黃海江原京畿以南使其隨處設伏要截賊路此最為今日之大計故敢此再達

一路軍糧措置緣由及留定州調兵前進狀

七月十三日

七月初九日同副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定州祇受唐兵支待糧料自義州良策車輦林畔各備五

千入一日之糧假家釜鼎柴草等物略已措辦定州
則白米五十石造米五十石田米五百三十六石從
事官洪宗祿與府使尹承吉從龜城同力措置亦已
輸到此乃五千兵六日之糧嘉山郡倉穀散失殆盡
軍糧則以定州所有可推移膏持而馬豆則本州見
在之數僅千餘石恐有不足之憂安州糧穀多少尚
無來報尤為可慮臣見近日陰雨連綿處處川渠漲
溢萬一未易開霽而許多兵馬久留一處則數少糧
餉繼備無路極為悶迫三縣穀輸運於安州事亦連
續遣宣傳官及軍官督促而時未知來泊與否兩江

船隻事宣沙浦僉使張祐成在大定江粗合公私船
方造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中亦以公私船五十餘隻
造浮橋於晴川江各已牒報來到臣賤疾猶未必差
艱到定州不得已留一二日待歇前進于嘉山安州
等處檢察凡事計料

馳 啓牙山糧船到泊緣由及發遣曹好益
召募江東等處軍兵且請洪世恭勿濫調度
使仍舊察任狀 同日

臣既為祇受書狀後即因忠清道進上陪去人所言
聞牙山倉白米一千二百石已泊于定州立岩地距

定州三十里許若乘潮回泊于安州則一日可到臣
方以安州以後糧餉接濟為憂遠道許多糧舡如期
適到必是天資國家中興之運不勝喜幸即時發遣
守門將康士雁及臣帶率軍官使之馳去令於明日
內到泊于安州此舡既到安州則軍糧自為可繼而
順安縣亦有馬豆一千餘石人馬所需皆無匱乏之
憂今六兵既集賊勢宜蹙正須多設軍兵各處並進
以成犄角之勢臣路中逢義禁府都事曹好益自言
前以 朝廷之命召募於江東等處而平壤失守之
後人多復散且無上司公文雖有願從者未易聚會

臣即為文移曉諭黃成川等處守令人民使之俱與
應募以赴國家之急仍使曹好益更去招集若江東
等處之兵又頗收集與三縣之兵東西夾持而分遣
精卒抄擊中和往來之賊且與黃海道形勢相連則平
壤之賊如籠中之鳥不難殲滅也臣即聞調度使洪
世恭以罪罷職云世恭固不無稽緩失誤之罪但今
方在此察任適易之後他人未及來到恐事益稽緩
似當姑仍其任事定後論罪合於時宜敢此煩稟惶
恐無地

有 旨祇受及使洪世恭往安州催運糧餉

狀 壬辰七月十三日在定州

本月十一日右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定州
祇受江邊士兵及各官起送精兵觀察使李元翼兵
使李賞率領率已在安州惟元帥命元在此等
候唐將 天兵今日巳時自林畔巳到此處明曉欲
發向嘉山矣兩江浮橋十分嚴督今已畢造惟三縣
倉穀回泊安州之事尚無回報海道之事慮難及期
適調度使洪世恭始於昨日來到因使洪世恭先去
安州催促其餘干係軍機事則與金命元相議區處
計料臣所患痔瘡數日來加重不能運身欲待少歇

進去嘉山而難可預期恐誤大事不勝憂悶

天兵過安州事及預備牛酒犒餉 天兵狀

三月十七日

天兵本月十五日自嘉山曉發到安州不入城從晴
川江直向肅川一路糧餉支供之事自安州以南尤
甚蕩敗恐無以成形適宣傳官慎德容調發甌山咸
從之穀八百二十石及調度使洪世恭調發熙川雲
山博川寧邊价川等處之穀五百六十九石俱到安
州唐兵過去後盡發州內見在民夫及除出戰用不
關老殘軍及時負戴追及於肅川俵給軍糧後今方

輸送順安者三百四十餘石足以支數日之糧其未足者陸續輸送牙山倉米三百石移載甌山舡隻令回泊于三和廣梁龍岡三和等官米豆八百餘石并令回泊廣梁幸若天兵收復平壤而渡江追躡則將以此穀接之第念天兵出來後因事力窘竭尚未一舉犒軍之禮其於國體極為未安萬一得成大功蕩平兇賊而還則宴慰犒賞之事當從優厚以答其勤臣與調度使等相議欲於平壤安州定州義州四處為之所入雜物大槩參商則一處各酒千餘盆牛二十餘頭猪羊鷄狗從其所得措備各以近處郡

邑并定預辦其中又定差使負使之次知檢察行移知委此事於國家事體關重且天兵既已救活我國百萬生靈之命則其所以報答者不容不盡雖有小弊有不暇顧况酒千餘盆不過米三十石以此計之則并定各官一處所出僅五六石而足可辦出唯牛隻則本道頗稀貴故慮或難辦今民間自願備納者限年復戶免役或他論賞如此湊合可以成禮但義州則大駕所駐其禮似當盛於他邑宴享後唐將以下贈給禮幣亦令該曹預為磨鍊準備使無臨時窘乏之患

天兵進攻平壤不利史遊擊戰死狀十八日

昨日唐兵進勦倭賊終日佇待吉語忽聞先鋒史遊擊為鐵丸所傷以死唐兵連續退來極為驚駭之際夜半祖絃兵王恭將立馬城外招通事朴義僉語之曰今日我軍入城多殺倭寇而不意史遊擊身死我軍亦多死巨俺等欲仍留更為勦捕而夫盡火炮亦盡故不得已退軍當與楊絃兵更調兵馬多數出來傳語宰相撫定人心勿為搖動津頭浮橋亦勿火動以待之俺等遲不過三四日當更來本欲入城留宿而此處糧餉不敷故不為入宿今日當到定州因馳

去云他餘事當隨後狀 啓此甚緊急消息故敢此先為馳 啓

處置青龍浦軍糧狀 七月十九日

唐兵退去緣由臣已為狀 啓勝敗兵家常事况唐將不無輕敵之心以至於此極為痛惋三縣之穀輸到青龍浦事當初意唐兵直進過江恐前途糧餉難繼故有出處置今則事勢如此師期遲速難可預期故臣通文於金信元使之量勢處之以唐人所言觀之則楊絃兵之軍似當繼為來到自義州以南糧料之需亦應再加料理然後可以支給臣亦留此無益

更觀事勢為之進退計料

天兵退駐控江亭緣由狀

今此天兵又不利於小醜其為痛憤莫此為甚蓋緣我國近日之報皆以倭賊欲退遁為言祖總兵以下逐利輕進倍道疾馳馬病人疲加以天時不齊大雨泥濘冒夜行師頓之堅城之下以其所短乘其所長其致敗衄固不足怪既退之後又不與我國之人高議處置而乘夜以行過州府皆不入雜於亂軍之中徹曉不止臣聞昨日住控江亭使從事官李慶晉馳去問安則答以若知宰相在安州可入見而為護

史遊擊喪事過去云因為留宿於亭上軍糧十餘駟及支待饌物顛倒追及今日又因韓應寅所報聞唐將欲退駐嘉山而應寅令譯官語之以嘗駐安州則唐將持疑未決諒閱軍士之有病者云自昨日至今大雨如注控江亭乃是草野空濶之地無一依庇而許多兵馬枕籍風雨以至二日極為矜慘唐將之意欲更閱軍兵且招揚給兵多發兵馬而來臣竊念即今兩瀆方深開霽遲速未可預期而一路軍糧所儲定州有龜城移米三四百石牙山倉田稅米五百石安州有牙山稅米七百餘石此外郡邑所儲大抵僅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支一二日今唐兵所駐之處非定州則安州而安州
自亂民作亂之後器具蕩然假家等事雖方督令而
亦難如意造作觀此事勢祖總兵則當以駐定州休
息軍馬而其病不堪用者皆為還送揚總兵則或因
在江沿堡或進駐義州以俟雨霽然後以此徐徐進
發使馬力不乏軍鋒不疲計出萬全可也不然而輕
動不已千萬之兵遠復前來處處留連而雨不時霽
川渠漲溢則進退狼狽在我亦將何力繼餉坐食之
軍至於多日乎臣叅詳事勢計不知所出為之建曉
吁嗟謹此具由馳 啓朝廷各別從長處置更遊擊

之喪在我當極優護而送臣聞其將至即令州官備
棺材祭物以待而夜中過去人不及知棺則追送於
途中其他千總以下身死者亦有數人因我國之事
天朝將士至於死已傷痛尤極護喪路費銀兩及祭
奠事各別致厚施行庶幾盡繼繼之意祖總兵之言
於辛慶晉者亦如此臣留此別無兩事第念唐兵敗
退之後人心恐或搖動姑為仍留觀勢進退計料

安州留住唐把總二人還歸狀七月二十日

昨日二更唐人二名自嘉山來到今晚留館把總孫
榮姜安等率其所屬軍人百餘名盡為還去莫知其

由館去出示統兵傳諭節度使李賞處小帖故傳言
翰上可云檢牌似無益於戰用恐被責怒令安州措
辦四十餘箇以示孫榮等今此帖文內又乞多造處
置極難唐將舉止不可料度大抵恥其無功而歸罪
我人以為自護之計傳聞之說極多駭愕 國事不
幸每每如此徒切悶嘆即今潦雨已霽道路方通正
當乘時勦賊之期而聲援不接衆心疑懼前頭之事
有難期必痛陳事情更請援兵事望 朝廷商量處
置

措置軍糧以待 天兵再舉及設遣體探人

分往黃海咸鏡道與移文雲山郡守成大業
等招集武士狀

近日唐兵出來與否漠然未聞極為悶鬱臣時留安
州輸運各處之穀定州安州已到者米各二千石馬
豆各千餘石足可支五六月之糧雖至於萬
兵數日之內不至匱乏若過此數則誠有難支之憂
請兵多寡出來遲速預為詳知可無窘迫難辦之患
十七日接戰時被傷唐兵累瘡曳足自平壤出來者
連續不絕令一路各官盡心救療其失馬徒行者使
之出牛馬載送臣聞黃海道瑞興山城多有各邑倉

穀且據險絕若有數三人守之則賊必不敢進攻保
守與否未能的知募得自願哨探者義州驛子金克
謨咸從鄉吏金應龍官奴丁守等從間道往探又移
文于其處各官授以邀截賊路之策使之倡率吏卒
盡力殺賊又募得安州僧二名從益山陽德山路往
探杜道消息而時未還北路之賊萬一與此處之賊
相合散出於陽孟之間則勢甚可憂臣連續移文于
宋言慎令申勅各官極力把截惟道內無一武士可
以定將者前聞熙川等地諸山避亂者多歸之其中
或多武士出身之人故令雲山郡守成大業評事李

尚哲魚川察訪邊以中等分道招集克期來會并為
星火知委今日李元翼李賞等方以大軍進戰而三
縣之兵從西面同時並舉人心齊憤適又雨勢快晴
行師便利幸以天意悔禍殘寇掃蕩平壤以南可以
鼓行無阻秋禾方熟糧餉之事亦可隨處取辦不勝
佇望之至

馳 啓順安軍進攻平壤狀 八月二日

當日舉事緣由昨已馳 啓午初李元翼自金山院
馳送小錄內平明進兵降福院以先鋒挑戰賊三十餘
人先出普通門其餘列立城上張旗幟云俄到普通

內降福院茲山路等處引賊出來百餘名其中一賊騎馬獨先馳去之際我軍乍候遇賊發射時方交戰云申時又到三通內引出倭賊入我軍伏兵中殊死戰倭先鋒精軍五十餘名中箭二十餘名即僵仆而死還為奔北之際有追來倭分運直衝大陣中大陣軍驚為散退來今方結陣于金山院之西矣將有大勝之勢而竟至於此痛甚我軍今方點閱時未知幾名死傷其間曲折自有本處狀啓而大槩先鋒突戰之賊幾盡射却猝見直衝追來之賊不能抵敵驚散出來而不至於潰退將點軍更圖緣內為先馳 啓

查報軍糧見在數狀

天兵經過一路各官糧儲大抵皆傷敗之餘當初意其不能成形近來諸處之穀連續輸運艱難湊合足可支給自義州賣糧可到定州自定州賣糧可到安州義州則本倉之穀頗優不足則昌朔二邑之穀可以連續添補定州安州則悉以他處之穀輸運前後唐兵已曾散給之外摺計今日見在之數白造米田米并二千五百石豆二千六百五十餘石唐兵支給一日之糧必用三升以此計之萬兵一日之糧為二百石二千五百石則當為萬兵半月之糧若五千兵

則可支一月豆一馬支給一斗則二千六百餘石亦
嵩馬三四日之料此雖似不足而龜城所儲亦當添
補安州站見在穀數雜米并二千六百八十餘石豆
一千七百七十石米數比定州稍優而豆則似為不
足然若未留連則猶可支給臣之愚意賊勢方熾而
我軍形勢孤弱人多怯戰雖時時抄擊必有所獲而
我軍死者過當至於人民逐日被死掠者不計其數
萬一賊悉合醜類散漫西下則事之寒心非可以一
二計前日 天兵之敗乃將帥失策輕敵之致非兵
之罪也即今秋氣已高馬足方健若請數千精兵與

我軍先定約束誘引出來與之犄角馳驅於平原曠
野之中則些少殘寇可以立盡此是何等大事何等
機會雖有小弊有不暇計况見儲糧穀之數不至於
蕩然無計朝廷各別處置圖惟萬全長策不勝懇
望之至

探報黃海道各處人民起兵討賊緣由狀八

三

臣前日所遣體探黃海道人金克謨等昨夜始為還
來備言黃海一道事情且持遼安郡守韓守真牒呈
及各處人民文狀以來自 車駕西巡平壤隨設之

後遠近民情無所係屬弱者從賊求生強者乘時盜
竊者不知其數而其中能私自招集奮意殺賊者間
或有之至為可嘉至於黃州之民則欲尋覓閔仁伯
去處累度往來於祥原等處而不得還去及聞臣文
移悲感傳觀各為文狀欲效勦賊之功民情如此賊
賊無日所患守令將帥之類一皆抱頭鼠竄無一人
倡率興起者此輩之罪可謂上通於天極為痛甚傳聞閔
仁伯逃避于德泉等處而近來始欲還官已向成川
判官鄭曄等亦從三縣向去云果登時到官收集散
亡則猶可濟事 朝廷別為區處右人等量加褒異

使有興起之心其中崔銀老則以年少出身之人先
倡聚軍欲勦賊倭號令頗行於其類將來不無可望
臣所慮來空各苦身欲為先付送黃州等處之民間
天兵欲渡江而朝廷憂糧餉之不繼咨云新穀已出
若 天兵果渡江則處處眾民家出口輸願為接濟
惟望早為蕩平以活民生到處涕泣言之云極為矜
惻前月二十八日平壤接戰時我軍死三萬其數不
少今日所用精銳惟是江邊健兒而日漸銷耗賊氣
猶盛未曾一挫尤切痛憤臣移文于江界陣亡諸人
家屬並令恤典舉行

急請 天兵討賊狀 八月

天兵支待糧穀各處見在之數已曾狀啓請兵與否及兵馬出來遲速其他凡百動靜漠然未得聞知極為悶鬱安州密運賊巢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各處輸到之穀尚皆載船留泊未得輸入官庫其中如牙山稅米輸來之人遠處漕運在海累月到此又留滯多時日日呼訴臣多般曉諭每令姑待或給糧料使免飢餓而秋氣漸高薄衣之人勢難強留處置實難即見觀察使李元翼傳報賊中形止極為叵測而大聚此賊千里遠闖一未大挫其鋒自入平壤盤桓不進

其間必有奸計兼且 天兵與我兵連次退却江邊土兵死傷日多三縣之兵又復潰散順安大將所統不過數千而無用者大半至於元帥所佐則只有民軍一二百他無繼援之兵可助聲勢脫或賊兵多集分道散出左右支撐其勢極難臣日夜憂念不勝寒心今此倭賊書契臣意不可不速為申報於 中朝又痛陳賊謀兇慘須及其未集之前而為協力掃蕩之計然後可無後虞若是則唐將亦必聽許而庶無緩不及事之悔

料理運糧狀

八月九月

本月十九日左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安州祇受各處郡邑倉穀板蕩之餘大兵透出調度之事百計無策前於五千兵馬支給之需破東補西移彼就此僅得成形固已殫竭心思不遺餘力而天兵退還再調兵馬直出於萬萬意外周知所措一路糧穀見在之數大槩略具於昨日狀啓定州用餘時留在者龜城來田米三百餘石牙山田稅全三百石以平石通計則合為一千五百餘石乃是萬兵五日之糧安州則時存牙山稅米七百石移轉米用餘二百石三和龍岡田造米并一千餘石載舡已久而中間令回

泊于廣梁唐兵退來之後又令移泊于安州故時未來到方為催促若無事到泊則此所儲幾至二千餘石雖萬兵出來足可支十餘日此外如嘉山宣川龍川鐵山所儲僅可支三四千名一日之糧而更無措辦之路以此參酌後運出來之軍若至於一萬之多則誠無可繼之策至於馬料則每一匹支給一斗所入十倍於人糧辦出尤為無策雖欲以唐黍粟糶雜物充給而唐人例不喜受且雜穀亦所難繼尤為悶迫安州時留在馬豆一千石定州有一千石宣川亦有千石義州則本倉及所串定遠倉所儲最優於他

邑幾至萬六千石此外傍邑見在之數龜城龍岡
皆有一萬餘石三和江西皆有六七千石如可登時
取用則可以接濟而龜城距定州雖一日程山路險
遠近日各官散輸之數合米豆已過千石人力已盡
今欲連續繼輸而恐難如意惟三和龍岡舡路相通
似可優輸而海潮風汛順逆不齊難定期限至為悶
慮且軍糧每人當用二升而當初過於優厚日支三
升傳聞唐兵不能盡食多以餘米搜買他物云亦當
舉實裁損以為可繼之路臣當此大事計拙心耗恐
乏軍興晝夜憂悶自該司凡生財足食之策別為講

完急速施行

請以李賢為召募官送于黃海道狀八月九日

賊勢益熾傳聞黃海沿路處處皆作土城木柵屯兵
以守招集人民以為久留之計而守令則逃竄山谷
將帥則玩寇不戰望其自退臣誠痛心猶有一分可
望者民心頗奮往往各自團聚為勦捕之計云苟能
激勵興發並起齊舉如報私讐則滅賊庶幾有期臣
觀近日之事民兵愛護鄉里隨處勦賊者稍有所獲
名為將帥而屯兵結陣則賊至皆成奔潰如廣州之
民初相結約設伏射賊賊不近境及邊彥瑋為將屯

兵少遇零賊一時皆散而廣州因以不守加平之人亦頗團結捍賊而趙倣邊應星申彭壽等合軍二千餘人不發一矢又皆潰散加平亦不守蓋將不得人而兵皆烏合賊至無意麇戰引軍逃走其間雖有勇悍之士不能獨戰相率俱去如此而望其平賊不亦難乎臣又伏念古人云羗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今此賊亦然當因勢乘便設奇取之稜鐵最關於戰用其於夜擊尤便愚無用之者耳臣於安州打造二千餘箇又令近邑方造萬餘箇欲分送於各道只慮無可使者適白川人宣傳官李賢來此自言已與傍邑武

士結約勦賊已合數百餘人且哨探開城與義平山江陰等地賊之動靜頗詳知而以復命事將向行在云臣親與言說其志可取敢望朝廷借此人以召募之號急遠還送于本處使成其計甚為便當并下諭于觀察使如此人等別加獎勸俾令同心戮力各自奮起勦滅醜賊其有捕斬而得其財物者勿論多少輒與其人又即論賞使有興起之心

馳啓我軍與賊接戰事狀 壬辰八月十一日

昨日辰末李元翼傳通內左遊擊朴錫命馳人進告內倭賊或云二十餘名或云四十餘名後運則不得

的知金山院向來出送伏兵等接戰云云故繼接軍
鱗次入送再通內左斥候將金應城馳報內諸將等
并為追逐至咸福院碧潼土兵孔玉柱進告內彼賊
先鋒三十餘名投劍又捨銳箭曰我輩欲向我地汝
等亦捨弓矢來聽我言云而我軍無數發射直進賊
所則賊兵次次遁背云故繼接軍全數入送大軍亦
前進計料三通內三領伏兵將李元馳告內我軍博
擊則彼賊退屯種松處四通內右部將馳人進告內
倭賊等遁還入城未及追捕云云故其辭緣為先馳
啓昨日斬馘二級并為監封上送

馳 啓我軍進戰得捷軍物輸送狀

八月十四日

昨日狀啓後續承所通皆是接戰節次而賊倭兩路
突出無數放砲之由已悉於李元翼狀啓矣其後更
通內終日酣戰日暮時罷戰明日又進是計倭奴多
數死傷我軍中九及死者當隨後抄報姑以所見記
之中九不至重傷者三十七名死者數名云云臣軍
官權滉等馳告內酉時罷戰我軍還到金山院結陣
而自始戰以來我軍力戰得捷莫若今日云云彼我
所傷雖未及細知而大槩得捷分明姑為慰幸臣所
領軍物三更初一運未明時一運輸送

後以金卷一
馳啓黃州牧使金進壽捕賊緣由及速請

天兵狀

當日曉狀啓天緊沈遊擊往來金山院與倭人接話辭緣及黃州牧使金進壽二十三日自鳳山來賊六百餘名內捕斬倭將二卒倭一奪馬五十餘匹下物亦為數多之由矣平行長答書及遊擊問答小錄親監後還送次監封輸送同決尾云遊擊自金山下來曲折及問答之語更問得實緣由不為并錄云云似是唐人再送後未見其報而還今觀李元翼所通則尚無速進之意講解倭兵難保必成金進壽斬殺如此雖可

慰喜生入之賊亦必數多考其日時則似是中和已報之賊而前頭之事亦為可慮天兵速請之舉朝廷更加措置賊倭則連日如前出現即為還入

有旨祇受糧穀分付處置後發還狀壬辰八月

今月初九日右承旨成貼有旨書狀十一日都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安州祇受臣來此已近一月糧餉一事檢舉輸轉之外別無勾當緊開之務自前月唐兵退去之後即欲還赴行在而或慮人心騷動且諸處輸來米豆數千餘石不敢輸入官庫皆留泊江中萬一有意外倉卒之虞欲為臨時處置遲

留至今安州以北各邑則臣所親往檢勅諸事粗各
整辦而惟他處輸來之米或久陳或麤惡不堪支給
唐兵從事官洪宗祿時方往來者點使之吹正精眷
肅川順安則初以近賊所之故不欲預聚糧穀至今
未得多運今聞唐兵出來之後始令於三和龍岡等
邑急輸米豆一千六百石分置于肅川順安但此等
之邑民丁盡在行陣老弱多竄山谷許多之穀恐未
得及時齊到而從事官辛慶魯自十餘日來重得痘
疾身未運身奔走檢勅無人可使不得已遣巨軍官
往督且以大將從事官金信元時在三縣故使之檢

察各邑及時輸運可無稽緩不及之弊臣更為移文
諸處措授後明日發還計料

懲惡錄卷之六

德安縣志卷之七

辰巳錄

馳啓北道聲息且請收來南方箭竹以備戰用狀

臣欲詳知北道聲息而患無哨探之人以山谷道路僧人所熟知募得僧人二十二名分六運次發送今日先去僧靈俊及軍官數人自北還來略言北道事情云橫城倉則黃燦聚軍二百五十餘名有旅首金無敵者道僧同行至咸興白土峴路阻不達而回有定平品官及衙前都訓道等十餘人露聚山谷之

間見僧所持公文爭問車駕所在皆為涕泣自言
定平無府使若新府使來到則遺民多欲相聚討賊
又言近日賊乘小艇向水興為村民所邀殺幾二十
餘名高原人遇賊三名射殺二賊一賊脫去招引其
類來殺村民七十餘人以故民皆畏怖深藏弓矢不
敢發射賊令村民每戶納白米一斗田米則一斗五
升阮納則與佩賊牌不佩之民遇賊輒死故民之佩
持賊牌者比比有之監司抑永立隱匿於咸興白雲
山其女壻及判官則并其家屬散伏諸處我民潛引
賊兵圍抱皆被陷沒因在倉中賊之在咸興者二百

餘名有賊龍鷹子連載馬向鐵嶺還來留在之賊
見其賊聞其言相與呼哭有村民之納米者問其由
賊不答但云近日吾輩劍鐔生澁此不祥之兆我輩
恐死又於城中屯聚處皆作土室木柵云此則僧非
親見其得於村民者如此賊兵所到之處無人傳說
或云已到利城端川或云已入北道而三水甲山亦
皆為賊所陷云云大略如此其詳當待後運體探人
可知而巡察使宋言慎必已狀啓矣臣竊念賊勢滔
天日益熾張此當以計取之若以爲合之卒浪戰不
已取敗無疑今日爲將者率多庸才全無計策今賊

兵急情已甚我民出入無間此其可乘之機不一而足苟能暫設方略詞知動靜內外相應如疾雷不及掩耳則一夜之間殲賊必多一挫之後隨處抄擊破竹之勢迎刃自解今之為將者徒觀目前全不念及於遠圖如北道之賊無人呵禁已踰數月窟穴漸成歸附日衆不及今早為之計恐有難圖之患且聞頃日北道來報賊變入金順乞金世武姜克成等臣即送空名告身使之傳給以勸其後今聞黃琛以不告於已而擅自來報以得賞職為非皆為決杖順乞等退縮不出而欲來者還止云琛之處署乖刺如此不

勝恠歎臣又有所慮不敢不達觀此事勢賊雖平復難在時月之內而遠近諸處弓箭蕩然此處則收合江邊遺在者雖時未之絕而有難繼之憂至如黃海江原咸鏡道則兵民皆持空奉何事可為臣初到此聞寧邊有箭竹散失之餘只有三百餘部今評事李尚哲督造長片箭又逢金羅道體察使鄭澈之行相議俾於到界之初即載送箭竹猶恐其稽緩又行移于金信元令發三縣之舡數隻漕忠清道海島箭竹所產處刈取滿載以來此乃急切之務措備不可不急若自朝廷別遣一人登時取來分送諸邑多造

數萬餘部散于各道以為禦賊之用尤為便益

馳啓見沈遊擊論書狀

沈遊擊昨日夕時自嘉山來宿于此今早發向肅川
臣預送軍官問安于中路到館後即親詣候之則答
以多謝且云路中只着行衣不便相見臣令譯官更
通曰我以國命檢勅一路糧餉老翁無乃有分付之
事乎荅云雖行衣未安相見無妨臣入行禮後遊擊令
設交椅自移其椅來就臣所坐幾於接膝云吾武人
不閑禮貌勿咎因辟左右細問軍兵幾何糧料儲備
幾何臣荅云軍兵有管領之員非所管然大槩則可知

遂言順安及三縣暨李鎰軍數又言諸道處處起軍
勦賊之事糧料則粗備萬餘兵十餘日之糧今秋穀
已熟方百計措辦荅曰此處之軍惶怯善走吾嘗往
彼親見其可用與否臣對以向來 天兵亦非不足
而遭天雨失利今若 天兵更出則蕩平非難此小
邦日夜之望不然遲緩時日賊若集諸道之散出者
合勢西來則恐有難支之患遊擊曰前日將官之罪
不可勝言臣曰乃天時不齊而然非將官之罪遊擊
曰既誤軍機且誣言朝鮮與倭同反安有如此之事
乎其將二人皆當死臣荅曰小邦之事天日在上不

須多說蒙老翁軫念如此不勝感激此外所說煩勞而不能盡達同來謔官言遊擊來時少駐控江亭有一擺撥兒自順安來遊擊問我軍形止其人對云以朝鮮兵力無平賊之望其屯住順安不為退北者公為多幸云云大緊我軍今日之勢極為孤弱每日惟向金山院往來而已更無他策賊安居飽食以逸待勞寧有自退之理之臣日夜憂悶不知所出遼湖城監之軍自遠來到頗慰軍情與之犄角稍可濟急而湖城監以肅拜事留軍三和獨向行在朝廷急速發還使統其軍前進平壤之賊專備西北不備東南

在我不無可乘之便而近日我軍每出一道不為設奇不進不退終無挫於挫其大勢極為可慮其他糧料等事隨勢措置從後馳啓計料但賊兵未退警報相續郡縣人民皆無固志事事渙散難集尤為憂悶

沈遊擊過去後有旨祇受狀

沈遊擊過去緣由臣已為狀啓未及發送伏承具歲賚乘有旨具審下諭之意今日馳還肅川與都元帥金命元相議處置計料兵無多慮精鍊則可用戰無常勢乘機則可勝我兵與賊相持已五月餘兵

猶未練機又屢失至於器械諸具一皆未備今日之事寒心者非一然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故邇來將士頗願一戰而唐將之來適當此時處實之間妨碍牽制恐不得自由極為悶慮

馳啓沈遊擊馮相公所言狀

譯官陳孝男言沈游擊到釜山院與倭通事張大膳相詰後到順安語孝男曰倭將欲與國王相見後講和之事張通事言之此則決不可為也孝男曰老爺之言正當正當且老爺入城賊若攔住老爺使我國兵馬不得下手天兵亦不進攻則何以愛之

游擊自我奉朝廷之命入去虜穴死生有命且

天朝豈以我一身之故不加兵乎游擊且招馮謝兩

相公問曰我入城後賊將以欲見國王講和為辭

則將何以答之馮公默然良久曰朝鮮雖臣伏於

天朝而彼國各有君臣此事我豈敢開口乎且雖開

口朝鮮君臣其肯來見爾乎此則爾以難事為辭索

不欲與天朝講和也以此答之何難云臣聞此言

不勝驚駭要見謝相公語及此事謝曰游擊入城當

以彼國各有君臣我豈得主張且爾欲見國王做甚

廢等語折之臣以進兵勦滅之外更無他策之意反

覆陳說謝曰天朝豈有與賊講和之理各處兵馬
調發之際自致遲緩今當果矣勿疑勿疑云云二十
五日沈游擊拜見時欲反覆開陳而游擊只說數句
話更不相接逐日乘昏要見而游擊不肯相見至為
悶鬱當日午時游擊欲入平壤云矣

乞東宮移駐江卒以通南方形勢狀壬辰

見本集

有旨祇受後馳報賊情及北道賊勢狀壬辰

八

本月十一日都承旨成貼有旨書狀 天兵近當

更為前進非但接應事宜亦慮粗定人心更或搖動
卿其姑留鎮定更加措置事有旨臣到嘉山祇受
臣留此一二日檢勅定州以北接應之事欲還向安
州臣受命措備糧餉他餘利害非臣所管而憂慮
之極未免妄陳所懷即今賊勢猖獗益甚本道之事
十分危迫平壤之賊既無退歸之期而我軍敢戰之
士死亾日多至於三縣乃一遺根本軍糧所資且通
於黃海京畿及下三道者皆由此路若三縣不保則
順安雖有十萬之師而不可仍駐賊之散渙西出者
將不可禦矣側聞三縣之軍前後死傷者不知其數

僵屍如麻民心震懼而昨日有鳳山校生姜遇獵見
臣于安州言賊兵自他處更聚于黃州者其數甚多
云不無合勢之憂十六日之戰我軍進迫平壤而賊
兵之數多於前日云且傳者言大同江賊新造舡隻
頗多縱聞我軍將進必招集醜類于遠近為添兵拒
戰之計萬一分道并出棄我困急直搗空虛則將何以
支吾其為寒心不可勝言今日之勢平壤未復則中
興之望渺無其期矣加以各處軍寇蕩然當初艱運
江邊弓箭輪到於順安肅川者亦多而數番之戰幾
盡散射安州留在長片箭只各一千餘都又漸取去

將不日置竭更何以繼之耶此皆切迫之憂矣唐兵
雖有先聲而尚不前來注來操撥兇者巨觀其氣色
多有畏怯縮紐之狀途徐行到處遲滯凡兵以氣
用以勢勝若此者殊甚可慮大槩近日遠近民心頗
奮將士用命所患者無一將才極為痛悶軍糧則見
儲之數外知委各官使之漸收秋租而今年道內各
色貢物及內需司各司奴婢身貢皆令作米稍減其
數使公私兩便庶幾軍儲不竭並令該司早為量處
北道體探僧人覺慧等又以高原郡守邊潤勝呈及
定平人燕應國等五人永興貢生李汝諫等文狀來

到因言其道之事云高原郡守邊潤隱匿郡地賊尋
來圍抱潤僅以身免有一民以木弓射賊三人即死
餘賊叩頭求哀之際又欲射之而弓折賊因突進搜
索山中避亂之人盡皆屠戮死者千數其他處處男
女枕籍而死者不知其數賊分處設伏見人輒殺人
民皆隱避深谷不能出野餓死者亦多其遺民逢此
僧見公文無不涕泣皆言苦待官軍來活我輩云而
民之壯健者雖往往欲射賊而無一人持弓矢者計
無所出云又言賊兵已到鏡城為北兵使所敗 王
子時住會寧事村民傳說而未能知其虛實矣

馳啟沈游擊行止及糧穀分付狀九月二日
在安州

沈游擊近日在順安與倭相見問答之事都元帥狀
啟必已詳盡矣當初游擊到此所言則欲住於肅
川安州之間今見先文直指義順未知何故大槩游
擊之意似出於講解息兵之計夷狄無信兇狡萬端
苟其兵勢未挫豈能以片言單辭戢其凶鋒况我軍
疲頓單弱日堙 天兵之來救而遷延時月屢退師
期前頭之事極為寒心 朝廷急速深恩善慶俾無
緩不及事之悔一路支持糧餉則前日措實之數外
移文各官使之隨便稍稍收合秋租各儲本官而咸

後縣民則自願納米以補軍需其數至於二百石臣
即給空名告身以勸其餘而惟賊兵未退人無固志
故公私蓄積未得悉意經理安州江舡所載諸處運
米未能收入官庫泊在江面許多格軍等雜家累月
乞糧度日呼訴不已極為難處今見黃海道觀察
使柳永慶牒報內忠清道田稅米二千二百四十九
石黃豆四千九十八石分載二十舡來到康翎地唐
兵出來之數未能的知幾石留實本道幾石送于平
安道事牒呈唐兵出來日期軍數多實時未得知而
黃海沿海賊倭出沒無常萬一留泊淺浦未易運舡

之際賊兵來泊則亦恐有意外闕失之虞并令該司
參商事勢急速區處或分半留泊于遠賊之虞分半
輸到于行朝似為便當

馳報沈游擊與倭問答狀

見本集

呈稟沈游擊指意後分付各障狀 壬辰九

昨日天將金山院去來之由當日曉馳啓後平
明時進去游擊下處問安仍呈小書書中大略以老
爺約定地畧寬立五十日之限者無非虛設故緩行
計之地而闊迫之情亦未免有所疑焉自今五日乃十月二

十日對壘殘卒能堪露處而逃竄之民亦免凍死乎凶狡之賊為謀百出刈草之外無刈禾穀其可束手坐視而已耶論以焚蕩之例雖在界內提兵馳逐何如謀聚散在之賊合勢于城中則凶鋒所指不可不策應若至斬殺亦如違約之責乎此等曲折十分商量便賜一言之決仍并令蔡孝勇詳細措辭而臣則先出戰所以待本府人民等又如昨日入府時遮道誦訴則游擊似為慙惻以言慰諭而過及到臣所在處馳去不入口遣孝勇回答曰今日當到嘉山行忙路遠茲負厚意所不曲折足知懇迫之情俺之處此更無

他意五十日之限已定難動其間若無大段之事雖刈禾穀不必強為捕斬而知已知彼乃兵家上策如有可乘之機力或有餘則雖致大捷有何不可俺計已在掃蕩云云之意保無可疑惟在量勢毋或時刻忘戰俺還當在二十一二日間云當初措意固已如此而傍觀之人未及詳知或疑其見賣於講和彼此相疑矣今聞此言尤有所據可破遠近之疑慮設使不即來援無碍在我之進退即將此意移文于戰所及左右防禦使處使之更與相議量界進陣以試賊情且俟其便而黃海京畿等道則已於李德淳之還

別為密關使之遍諭諸將毋撓於講和之言益勵勤
三之志各自奮勇次第前進事丁寧分付以送矣

馳啓賊形勢狀

唐兵出來時無定報傳聞二十日間或晦間出來擺
撥兇數十名以探候賊形事方在順安往來報變賊
倭近日連出平壤城外四散搶掠見我軍來輒奔避
入城其氣頓衰而黃州中和之賊亦聞盡捲還歸雖
其賊謀難測而大槩似欲還尋歸路若能處處設伏
邀遮勦捕則中興之期似亦不遠

請差出朝臣一人勾管江華糧穀狀壬辰九月

臣前因朴忠傑聞忠清等處田稅米豆七千餘石留
泊江華忠傑來時享掌令鄭熙藩使之省護臣今到
肅川適熙藩自江華來到言其船尚在江華不少軍
糧若無勾當管攝之人恐或有闕失飄散之憂臣聞
宰相朝官時方留在江華者甚多而前頭調度之任
亦甚關重 朝廷別差一人急急 下諭使之管理
且以措置糧餉之事允為便益

請收學田寺位海澤田稅以補軍餉且多造

火車以備戰用狀壬辰九月十四日

臣觀今日之勢一向危迫所恃者惟唐兵而唐兵之

來又無期限者其唐將處置未必不出於講解之計
狡猾倭奴非可以約誓戢其凶鋒且天時已寒士卒
暴露凍餒銳氣先衰為一賊聚類西下事極寒心
朝廷請兵之後及沈游擊渡江後未知消息如何日
夜憂慮糧餉則前日所備粗可以支給萬兵若三四
萬出來則亦不可以此縑餉似當別樣措置更備二
三萬兵之食然後可無遺乏之憂而郡邑倉庫一樣
蕩竭無計推移道內學田書院諸寺位田及諸宮折
受海澤田等今年姑令各官推尋收入可得數千餘
石可補一隅之用亦令該司急速商量施行且兵家

之要莫先於精利器械我國惟恃弓矢數百步之外
不能禦鐵丸數步之內不能敵短兵以故動輒敗北
其勢然也近日唐將往來時亦言我軍全無器械為
之恠歎云其實我國非無器械特有之而不用耳虜觀火車
之制極為便利誠制勝之妙器而安州所在只二十兩寧邊
則但二兩而古制頗不遠宜略加增損修繕轉甚易每車
載勝字銳箭十五箇試令合放則亂丸如雨聲振山野所當
之處人不得立若加造百餘兩四面排陣間以射手
徐行直進則賊兵雖多似難來犯此意臣已通於都元
帥巡察使其意亦欲用之故臣時方聚會匠人修造

而但車數不足聞義州所儲火車其數最多急時取出依新樣造作勝字鏡箭如不足則以雷昌字皮翎箭相間編之亦可用也臣聞有蘇忠漢者頗解此術而時在義州又火炮匠金繼守等以京破陣軍亦在義州云急速發送軍前以備戰用允為便益臣職事之外不當瀆陳而事係閔迫敢此妄發惶恐無地

馳啓驛路之弊且請修葺山城以為保守狀

壬辰九月十四日

臣於一路之事雖非職掌而利害所關不得不達近日各驛凋弊已甚事變以後尤極板蕩驛卒幾盡逃

亡驛馬之時存者每驛多不過數匹而一應邊報及將士往來進上使命聯絡晝夜不絕鞭撻督責人不堪命至於朝士之避亂出入亦必依托公行無不乘駟責出驛騎不足則加以刷馬越站馳驅動經時日或因若已物累日不還今則驛路日益蕩敗無路支持雖有緊急聲息將不得趁時傳報極為寒心常時畿甸一路少遇凶歎朝廷亦為軫慮區處一禁乘駟以蘇驛路今八方之役俱聚於一路而事勢緊急百倍於凶歎令該司急速處置臣嘗觀東國史凡有兵亂必修葺山城聚民入保積粟其中以為據守之

計故雖寇賊充斥而一道之中尚多完全之邑近日則全不致意於此等事雖有天險之地皆棄而不守盡以倉穀軍器與賊而民皆奔竄山谷束手被其屠戮良可於悒今車壤之賊近在二息之外而各官方督捧秋糴脫有意外之虞又將有癘盜之患竊聞道內山城如永柔龍岡慈山皆險絕可守而安州以北各官如郭山龜城等處皆有山城若令其邑還上姑捧於山城以存遠慮有急則率民入保亦為便宜並令朝廷商量急急區處不特此道如黃海道瑞興等地及他道可守處一體知委施行實為今日之急

務

請修葺山城清野入保且移置海邊列邑之穀於宣川木彌島以備不虞狀壬辰九月

臣前於狀略達山城之事蓋出於不得已蓋賊兵千里遠來已經半年豈能自為齎糧其實皆因糧於我耳設使平壤無積粟雖有百丈之城賊安得以堅據乎今賊兵久不出自秋深始有合類西下之狀安知其兇計又欲待我秋穀已收公私蓄積粗實然後更為鼓行之謀乎兵家禦賊之策必以清野為上而我國不知出此傳聞京畿等地滿野禾穀盡輸於賊

處處皆然而平壤四面數十里內已熟之穀皆未收
獲賊逐日掠取者不知其幾肆意滿載而去設使村
民離散不時收入而軍民猶可設伏於賊路合力刈
取則其為齋盜不至如是之甚誠可痛惜然此猶其
小小者耳各官距平壤至近之地如順安肅川及三
縣安州以北時方督捧還上稍稍皆入於官庫而未
其捍禦保守之具則無一處可恃萬一不幸而又有
意外之變如前日之為則是使賊衆愈飽而長驅之
勢更不可止極為寒心臣之愚意急擇道內山城堅
固處聚本邑及近邑之穀與其人民別定驍將為堅

守之計其無城子處亦當移穀近海或於海島可藏
處姑作假庫儲穀而臨時取用既備不虞之患且困
賊勢此今日至急之務也臣聞宣川木彌島距陸不
甚遠島內廣濶且有山寺云若使此島在南方則當
設鎮守之而特西方不備海道故但為牧場如海邊
各處之穀亦當移實此處有急則使民入保賊退則
以身輸出可以兩便竊念今日事勢危迫如此苟有
一端可行之策皆當急急行之不可以事勢已急而
莫為之所故不憚煩複至於屢瀆惶恐無地

馳啓糧餉措置狀 九月

唐兵出來日期時未的知一路支持糧餉之州安州
輸運措備米豆及其餘郡邑僅備萬餘兵馬一二日
之糧脫或天兵數萬多數出來則必有不足之憂
但今秋穀方熟零碎收合似不至於難繼平壤之賊
必須速為蕩平然後黃海以南可以鼓行驅逐傳聞
賊兵大半還歸黃州等地亦無留兵云而但近日倭
賊於順安近處永柔等境日日焚蕩問閭賊謀難測
殊甚可憂然此賊孤軍深入已經累月散出標掠其
氣亦老苟能糾率軍兵隨處設伏乘機抄擊其勢自
衰而各處將帥守令一向畏縮不敢向前尚使殘寇

肆毒生靈塗地誠可痛心今秋風漸高弓力方勁馬
足亦健日望天兵之來以見蕩平之期

條陳四方形止處置失宜狀十月

天未悔禍賊勢猶熾臣誠痛心近日因注來之言時
聞四方形止其間人謀不臧處置失宜者亦多有之
不得不達伏望留神焉

一曰聚兵自衛之弊昔唐時監軍悉聚軍中精勇
之士名為牙兵臨陣不戰而軍敗則先遁河朔
終以不振今聞京畿等處巡察使及守令等盡
聚道內精軍自隨其身或令分衛家屬平時出

入各官貽弊多端而避賊潛行未嘗一戰纔聞
賊報不問多少輒棄軍先遁如廣州水原加平
高陽等地之民初猶團結設伏捕賊而今則盡
皆散赴各處不能禦賊官舍間閭次第殘破誠
可痛心今宜下書警策毋使更踵前失且京畿
一道諸將之中惟揚州牧使高彥伯稍可倚仗
自揚州永平加平抱川之軍皆使彥伯統之俾令督
捕京城以東之賊又令金羅兵及兩湖義兵糾
合高陽交河等處之兵勦捕京城以西之賊以
成犄角之勢又使果川廣州金浦通津仁川富

平南陽水原等邑之軍統於一將皆各精抄射
手各於其地分屯設伏嚴加瞭望賊至則互相
通報登時勦擊且以遮遏南面使不得南下仍
使忠清全羅道為緹援若是則京城之賊其勢
日縮而恢復之形已成矣且江原道山林險
阻樹木深昧往往有百二之險道內雖云軍丁
鮮少而山谷之間以射獵為生名為山尺者甚
多苟能以重賞購之授以方略哨探賊兵去來
處處要擊射殺則賊必斂縮不敢恣意橫行而
今乃畏避先逸如恐不及使之如蹈無人之地

以此意下書于監司施行民間如有殺賊者
其所得財物悉以與之官不得推入不得棄則
人人必力於殺賊矣

一修築山城督民入保此最為急務近日遠近避
亂之人遂皆奔竄山谷無所棲泊糜粉寇三者
日以千萬數安有如此慘痛之事乎若使之入
處山城而聚軍守之則賊兵雖散漫四出而入
情有所憑時不至崩潰且一道之中多有完城
賊來則援險力戰賊退則乘勢追躡賊必不敢
肆意攻剽矣蓋自東萊釜山陷城之後人以守

城為必死之道莫肯守之故賊如蹈無人之地
今則全州延安皆以援守得全故人頗知守城
之利若乘此際有所區處則人必信從而事可
有濟矣況秋候日寒而賊兵未退林藪木落之
後何處藏避宜令該司急速知委舉行以救萬
一

一今日八道之中尤甚板蕩處北道江原京畿黃
海道而京畿黃海道則猶有倡義討賊之人至
於北道江原道則民心敗毀幾不知有國極為
駭愕今宜急急收拾大抵江原道山林最為深

險往往人所不能通行道內軍卒雖少而山谷
 之間擊殺猛獸名為山尺者其類甚多若處處
 購募設伏於要害隨見輒射則賊必不敢近境
 而監司守令只以遇賊奔避為心一不規畫使
 之崩潰令北道江原道全為賊藪而與京畿之
 賊連勢且與慶尚道海邊只隔一嶺若諸處皆
 無追捕之人則一朴晉雖在慶尚道其能禦之
 乎如不能禦則八方無地為我國矣事之危迫
 至於如此可為痛心北道則賊勢稱漫固不可越
 時收取江原京畿道之事所當及時區處臣請

言京圻形勢自揚州積城抱川永平加平等邑
 之軍統於一將遮蔽京城以東江華喬桐高陽
 交河長湍坡州等邑之軍統於一將遮遏京城
 以西廣州果川衿川安山水原南陽等邑之軍
 又統於一將遮遏南方三面合勢約束相通號
 令歸一氣勢聯絡且與諸處義兵同心戮力以
 圖濟事臣觀今日京畿諸將中惟高彥伯最為
 可任東邊之軍一委於彥伯其在西南之將亦
 惟 朝廷所擇耳如是然後江原道之軍與京
 畿東道之軍合勢崔遠金平鎰之軍與西道之

軍合勢忠清道軍及義兵洪季男等軍與廣州等
邑之軍合勢三面犄角相機進取先抄精軍分
道出奇散出之賊次勞勦盡則賊之在城中者
氣勢日縮而京城我民必有內應相圖者矣京
畿巡察使權徵處事乖當人情憤鬱朝廷更
寄以巡察之任徵不思討賊專收道內丁壯稱
為牙兵軍官自衛其身及其家屬賊退則出入官
邑責辦尉傳以為民斃賊至則數十里之外散
軍逃去且如高彥伯等雖欲盡力捕賊而不肯
分與精勇至秋委邊彥瑋以大軍而廣州陷

沒委趙倣以眾兵而加平失守臣不知國家今
日之勢能堪幾敗耶 朝廷所以激發人心有
勸有懲者全在賞罰平時尚然况於危難乎如
黃海前監司趙仁得自臨津失守以沒在相望
之地未嘗遣一卒勤王且以海州為金城鐵關
乘舟逃避於賊兵未至之前而既逆監司而旋
為巡察海州牧使李恭亨棄城逃走留軍危地
離陣獨宿使康翎危津之民血肉狼藉罪狀如
此而猶保官爵四方聞之有以議 朝廷賞罰
之無章臣甚惜焉此等事臣本不敢妄言但國

事危迫如此而臣冒居大臣之後既知利害所
關不得不達惶恐無已江原監司姜紳亦非統
禦之才亦當以他人改差

一賊兵屯據京城已久民情不安且迫於飢饉太
半入處幾與相忘極為寒心然賊敗去之時則
必盡為爰刈以泄其毒假使不為爰刈而亦必
虜掠卷去百工伎藝舉為倭人如火炮水戰弓
矢等事無不教之其為後日之憂奮有紀乎此
亦急設方略諭以禍福使之登時自拔而出以
免死亡且有心於內應者亦當以優賞勸之以

動其心此亦今日之竅急者也

一各道將官不可不省蓋將官太多而號令雜出
守令人民莫適所從徒為貽弊無益於事今宜
急省其不能者如召募官等亦徒為紛紛其無
顯効者姑且罷遣為當

一當今急務惟在激勵人心使之興起如公私賤
之捕殺賊倭者皆即許免賤不可吝惜以失人
心古語云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且聞江原道等
處凡民射殺賊倭所棄之物皆以平時賊贓為
例本官報監司置簿推尋若失之則或以民間

牛馬充納而監司認為己物私與所知之人民
皆怨苦者肯以射賊為心云其為無謂甚矣今
宜廣加知委凡捕賊而所得之物悉與其人官
不得推人不得奪則村民皆知殺賊之利處處
蜂起而賊勢少衰矣

一今日之所恃者人心古人以軍膠感士楚王撫
慰戰士三軍如挾纊蓋怨不在大惠不在小所
貴推赤心置人腹而已今凡在戰陣之士當加
撫恤而南軍義兵之在江華及他處者因往來
之使別以教旨宣慰以慰其勞訪問村落間

私自捕賊之人令所在官吏一一具錄 啓聞
而施賞使有激勵之心

一近日賊兵漸加其實我民投入者大半傳聞錦
山之戰賊陣射矢如雨此皆我民耳極為可駭
蓋賊獲我民之壯健者皆即削髮變為倭形而
驅使故民往往雖欲逃出畏見殺於官軍甘心
附賊以助其勢誠可痛也今宜別為事目處處
張榜知委如自賊中來投者毋得斬殺使之各
還其居其有能殺賊或以賊情來告者厚加賞
賜以廣歸順之路

一倭奴短於水戰而當初淺慮之人妄言水戰非
便使賊任意登陸人謀不臧亦天之為尚何言
哉今全羅道舟師甚盛而慶尚道則蕩敗幾盡
明年備患亦是數月間事耳此賊雖幸而得勝
而慶尚舟艇若不登時措置明年與今年等耳
臣意當此 國家危惡之際所當不計他事專
力為防備如以下三道奴婢身貢及他所出之
物盡為軍備預為知委于當事之臣於春冬之
間隨其賊退之處造得板屋戰船百餘隻且以
善於水戰者為水使又以常時慶尚道係料米

價布盡餉戰士待變於海口然後可以有濟今
內賊未退固難議此然凡事不預則不立受任
方面之臣不可以不知也

215

2064

9